

母亲为我织毛衣

□陈鑫

天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怀念母亲为我织毛衣的那段岁月。

儿时由于生活条件有限,在穿衣着装方面可供选择的并不多,不像现在的衣服款式新颖,还可以随时网购,一键下单。那时外面穿的大多是哥哥姐姐们淘汰下来的旧衣,洗洗改改再接着穿,而衬里的毛衣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织的。

每年秋冬季节,天气还没开始转凉,母亲便早早到县百货大楼挑选各种毛线,准备为我织毛衣。五颜六色的线团拿在手里,有种暖烘烘、软糯糯的舒适感。市面上的毛线有很多材质,普通人家用得最多的还是人造毛(腈纶),优点自然就是实惠,缺点也很明显,尤其是脱衣服的时候会“噼里啪啦”地产生恼人的静电。

母亲织毛衣的手艺全靠闲暇自学。除了向其他人请教,她还专门买了诸如《上海棒针编结花样500种》这样的教材,自己对照上面的图样研究各种织法。出于好奇,我也偷偷翻过这些书,可对我来说其中的复杂程度无异于天书。在不断的钻研学习下,母亲不光能织相对简单的款式,还能

巧妙地在胸口、颈口等位置装饰出漂亮的花纹,或是织一个时髦的鸡心领,以至于后来还在同事和邻居中渐渐小有名气。

正式织之前,母亲会拿出软皮尺仔细给我量尺寸,大致估摸一下才开工。织毛衣的棒针通常以竹针居多,也有用不锈钢针的。毛衣针在母亲手里灵活地翻飞着,麻花、罗纹、正反……两根针头在一起挑动,看上去就像是两只小鸡在比赛啄米,令人眼花缭乱。原本一团团的毛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纵横交错,被编织成一个个美妙的童话。这是一项极其耗费精力和体力的活计,一有空闲,母亲就会搬个小椅子坐下来,手上忙个不停。白天既要上班,又要照料一家老小,只能等到晚上家里人都睡下了,她这才有一些相对宽裕的时间。我经常在迷迷糊糊下床撒尿时看到昏黄的台灯下母亲那不知疲倦的瘦削身影和她手里那件逐渐成形的毛衣。

织得差不多的毛衣半成品要时不时上身试一下,以便于整体调整。母亲喊我过去,把手里的毛衣举到我面前贴紧,上下左右反反复复打量一番,提一提,捏一捏,看看哪里有问题,然后再想办法改工。

如果看起来短了或小了,母亲则会带着意外而欣慰的口气嘀咕一句:“这才多长时间,又长个了。”

除了上身穿的毛衣毛衫,母亲也会织些毛裤、围巾、帽子、手套等,把我包裹严实,撑得外套鼓鼓囊囊再出门上学。坐在父亲那辆二八大杠上,行进在冬天的风里,除了眼睛周围被吹得有点刺痛,浑身都是暖烘烘的。

上小学之后,我个子长得快,往往去年刚织好的衣裤今年拿出来再穿就穿不上了,这也增加了母亲的工作量,每年都要按照我的生长速度提前赶工,把这一冬的衣物织好。随着一团团毛线在她的巧手下逐渐变小,我就这样一年年长大成人。

如今,全家老小里里外外的衣物全都从商场或网上直接购买了。母亲年过花甲,视力也明显下降,每年织毛衣的任务早就停了下来,可是她对我的爱却一刻也没停止过,只不过换成了生活琐碎中的其他形式。

我的衣柜里还收着几件当年穿过的毛衣毛裤,有的已经变形褪色,然而每次整理衣柜时,指尖轻抚过往,却依旧温暖如昔。

铁皮铅笔盒

□王雪薇

那年九月我上小学了,衣服是新的,书包是新的,铅笔橡皮是新的,唯独铅笔盒是旧的。

父亲把他用过的珍藏多年的铅笔盒交给我,这个宽不过三指、长不满五寸的铁皮盒子像一枚手榴弹,瞬间炸飞了一个神气的小学生全部的亢奋,我拒绝接受,又哭又闹却无济于事。

偏偏我的同桌小天,一个圆头大脸浑身带着优越感的男孩,第一天上就用小刀在课桌中央划出一条“三八线”,做课前准备的时候还故意把塑料文具盒炫耀地在空中绕了一下。我看着自己暗淡的铁盒子,真恨不得有根隐身草把自己隐了去。

出乎意料,让我自卑的“古董”一时竟成了焦点,课间总有一圈同学围着我,指着盒子上的画问这问那,甚至还有老师凑过来看稀罕,这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就把父亲给我讲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说给大家听。

盒盖上有三幅小画,左面和右面是罗盛教和黄继光。隔在两位英雄中间的是宁静安详的田园画,青草溪水之间,母鸡领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黄鸡在悠闲地散步……

时间不长,同学们有了新的兴趣点,谁的橡皮带香味、谁的折尺能画各种曲线我并不在意,对小天的轻视也习以为常。说来也怪,在一遍遍的看图说话中,我被感动了,端详那三幅线条流畅的小画,似乎对老师教导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有了形象的感知,对旧铅笔盒的抵触渐渐淡了。我用湿布将上面的锈迹一点点擦去,垫上彩纸,盒盖的里面贴了一张写好的课程表,旧铅笔盒焕然一新。

新的烦恼又来了,小天的文具盒里有松软的海绵垫,每个文具具有量身定做的各自的“小房间”,而我的铁片盒子又轻又薄,放下三根铅笔,木尺子就只能侧身站着,一旦跑起来,里面稀里哗啦像是开了锅,在家削好的铅笔到学校都成了“秃头”。有一次听写,我因为找不到能用的笔急得满头大汗,这也难不倒我,我从父亲写书法的毛笔上受到启发,用硬纸壳叠了几个笔帽,套在笔头上,再剪两节白胶布牢牢地固定住。

小天和我的“领地”之争愈演愈烈,只要胳膊肘一过线,他就会狠狠地把我顶回来,终于有一天把我顶急了,我俩从小打小闹升级到了“全武行”,混战中,椅歪桌斜,我的铅笔盒掉到地上,摔成了两半。

妈妈给我买了一个粉色塑料铅笔盒,那个串联起父女两代人求学光阴的旧物被扔掉了。父亲知道后一脸失望,他说穿上铁丝还是个整物件,可以留作纪念。

长大后,除了感激父辈植根于我小小心灵的爱国主义和勤俭为本的种子,我也深深遗憾,当年,父亲一介背井离乡的穷学生买下当时可谓奢侈的铅笔盒,其中的艰难曲折随着他的逝去已不得而知了。

换面

□葛海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产队的粮食不够多,不知是谁想出一个“以面换面”的方法,就是用自家的白面去市里换工人节余下来的玉米面。开始是一斤白面换一斤七八两玉米面,后来稳定在一斤白面换一斤半玉米面。这就是所谓的“细粮换粗粮”。

1970年春天的一个星期,父母决定让我带着20斤面粉和本族一位叔叔一起去城里换面,也想以此来锻炼锻炼我。

我跟着叔叔走街串巷,来到一个家属院,吆喝了几声,没有人出来换,又来到第二个院。

“换——面!换——面!”

这时几位正在聊天的妇女围了上来,打开面袋,她们捏了又捏,闻了又闻,然后问道,“怎么换呀?”

“一斤兑换一斤半!”

有人说:“能便宜点吗?”

“大姐!可怜可怜我们吧,可别再降了!”叔叔说。

“你们放心吧!这是昨天刚磨的新面,要不是孩子多不够吃,我才不干这样的傻事呢,谁不知道白面好吃呀!”叔叔无奈地推销着。

人群里你一言我一语,最后有两个人对视了一下说:“我俩要了。”

叔叔的30斤白面就这样变成了45斤玉米面。

“谁还换?我侄子这儿还有20斤,都是一样的面。”围观的人摇摇头散去了。

我们继续往东走,叔叔在前面吆喝,我紧随其后。

来到一个路口,北边不远处有一座破败的古庙,后来知道那是杨继盛祠堂。再看近处靠西边有个门楼,木门经年风吹日晒,色彩褪尽,诉说着沧桑的历史。向里望去院子不算大,住着几户人家,有两间西房,还有几间北房。叔叔让我看着车子,他向门里探头望了两眼,便越过门槛喊了两声:“换——面!有换面的吗?”

只见从北屋里出来一位高个子老太太,齐耳银发,干净利索,满面红光,面带微笑地问:“怎么换呀?”

“一斤兑换一斤半!”

“好吧,你等等,我看有人换不。”

老太太转身喊道:“谁家有人?换面的来了,换面的来了!”她喊两声便嘟囔:“都几点了还睡!”

她的嗓门很高,一看就是个爱管闲事的在院里很有威望的老人。

不一会儿,北屋先后出来两个妇女,问:“面呢?”

老太太急忙向我招手示意,我喜出望外,立刻连面带车子一块提了起来,使劲迈过高高的门槛,将车推到她们面前。叔叔帮忙解开口袋,抓着面让她们看,嘴里说着:“这是20斤刚磨的新面,放心吧,你们闻闻就知道了。”

看过面后,其中一位年长点的妇女说:“咱们两家要了吧。”

老太太忙说:“我回屋拿秤去。”

这时西屋的门“吱扭”一声打开了,出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我定睛一看,啊,这不是表姐吗!

我激动地叫了声:“姐姐!”

表姐也一眼认出了我,“海军!”她紧走几步来到我面前,摸摸我的头说:“几年不见长这么高了!”

一旁的人有点惊讶,“啊,你们还是亲戚呀!”

“是啊,他是我姨表弟。小时候我在姨家住着,那时姨父经常出民工修水库去,我就每天抱着他玩,直到近几年,我参加工作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原来老太太是表姐的婆婆,那两位妇女是她的妯娌。

老太太听罢笑着说:“这更没的说了,快过秤吧!”

表姐回到屋里,拎出平时攒的10来斤玉米面一同倒入我的面袋里。